



桔末末

JU MO MO

作品

当赤道留住雪花
眼泪融掉细沙，
你肯珍惜我吗？

不是所有的
灰姑娘
&
都能等到她的
水晶鞋



NO ONE

LIKE YOU

没有人
像你

相识二十七年，
单恋十七年

恋人未满 终究敌不过心中明月

【花火】颯泪演绎
2013“青春暖伤”力作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可能的人
可我要的，不只是朋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HINES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NO ONE LIKE YOU
没有人像你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人像你 / 桔末末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99-6527-7

I. ①没… II. ①桔…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7899号

书 名 没有人像你

作 者 桔末末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王红依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王红依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44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527-7

定 价 2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没有人
像你
NO ONE LIKE YOU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我梦见了你，却没梦到我们在一起
001
- 我看见了天，看见了海，却没看见天涯在哪里
019
- 我拍下星辰，拍下雨露，却没完成爱的蒙太奇
036
- 我留下地址，留下短信，却没有等来你的关心
052
- 我忘了将来，忘了过去，却没有忘记你的姓名
070
- 我不愿憧憬，不愿回忆，只因白云苍狗太美丽
086
- 我不敢松懈，不敢犹豫，只因路远马亡太艰辛
106
- 我乱了思维，乱了呼吸，只因看到你落锁的心
130

目录

NO ONE
LIKE YOU
没有人
像你

番外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求婚记〉
〈父女记〉

我修炼成妖，修炼成魔，为了六道轮回再相逢

我雕刻陨石，雕刻朽木，为了送你喜欢的礼物

我扔掉雨伞，扔掉鞋子，为了追上前方的脚步

我栽种桃花，栽种红豆，为了埋下最深的秘密

我认真填词，认真谱曲，为了唱一首歌给你听

我不怕荆棘，不怕风雨，只因一路有你伴我行

我没有反悔，没有怀疑，只因对你的话太笃信

272

252

231

214

205

185

169

150

目录

第一章

我梦见了我，梦见了你，却没能梦到我们在一起



“夭夭……”迷蒙的微光将男人赤裸的胸膛勾勒出壁垒分明的线条，一双狐狸样的眼睛微微眯着，蕴着一抹邪肆的笑意，英俊的脸孔不断放大，缓缓靠近，在距离不到半寸的地方悄然停下，“我……”

嗡嗡——

陶夭夭感觉浑身的神经在一瞬间绷紧，持续加力，然后蓦地挣断。一双迷离的水眸猛然睁开，下一秒，刺眼的阳光已经让她立马闭了起来。

伸手胡乱向继续叫嚣不停的声源摸去，凭着意识按下接听，随即，一阵包租婆般震耳欲聋的尖叫声让她瞬间将手机远离自己。直到电话那头女人的吼叫被“嘟嘟”的忙音所代替，她才轻舒一口气，揉了揉有些疼痛的耳朵。

努力将眼皮睁开一线，瞥了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间。马上十一点。知女莫若母，她那个修炼成精的老妈果然知道她现在一定是没有起床的。

陶夭夭按了按麻木的太阳穴，迷迷糊糊地撑着沉重的身子向卫生间挪去。

“啊！”推开卫生间门的刹那，陶夭夭下意识地向后跳了一步，全身防备在反应过来对方的身份时慢慢松懈下来。惊叫过后，她烦躁地挠了挠头顶蓬松的乱发，气沉丹田：“江南城，麻烦你上厕所关上门！”

面对马桶背对她而立的男人没有动弹，直到将松垮的、吊在胯间的裤腰带重新系好，才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仿佛梦中的情景继续，那双妖冶慵懒的醉眼闪了闪，嘴角微悬：“大清早的喊什么喊，把我吓出个尿失禁，你负得起责任吗？”

台词不对！

一瞬间，陶天天彻底醒了。她狠狠地瞪了眼江南城，咬牙切齿地威胁：“那你就趁早滚蛋，别在我家污染视线！”

“大把年纪了还装纯情。”江南城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随即冲着她挤了挤眼睛，“再说，你又不是没见过。”

陶天天的目光停在对方赤裸的上身忘了眨眼，古铜色的肌肤闪烁着魅惑人心的健康光泽，六块腹肌延伸进胯间的裤腰以下，惹人遐想不绝。

她无意识地咽了口唾沫。那个被手机振动打断的梦境要是继续下去，不知会发生什么？

抬眸，恰好对上那双不怀好意的笑眼。陶天天如同被当场抓包，立马换上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来。她狠狠将他推出卫生间，自己钻了进去：“是没见过那么小的。”

陶天天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凉水开始刷牙，门板外传来男人恬不知耻地戏谑：“那你当年还猴急地扯我裤子呢。”

陶天天气哼哼地吐掉嘴里的泡沫，闭着眼都能想到江南城此刻双手环胸、一脸得意地站在门口挑衅的样子。

她哪里猴急了？她那是正当防卫……不对，是合理反抗而已。

陶天天洗漱完神清气爽地出了卫生间，看到门口已经空无一人，径直向传来碎碎念的客厅走去。

“小三儿，慢点吃。”江南城一面将刚添满的狗食向早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拉布拉多推了推，一面往它的另一只碗里倒牛奶，还不忘挑拨离间，“啧啧，瞧你妈把你饿的，还是哥哥对你好吧？”

陶天天听着江南城大言不惭地将他和她家小三的辈分搞得莫名其妙，嘴角抽了抽：“赶紧换身衣服，一会儿去‘蕙芜苑’。”

陶天天说完，已经向卧室走去，琢磨着今天应该穿什么行头好。

“还去什么蕙芜苑啊？你在家随便做点吃的就成。”江南城理所

当然地说道，乐呵呵地摸了摸小三毛茸茸的脑袋。

“江南城，你多想了。”陶天天冷哼，指尖漫不经心地划过面前成排的衣服，“我没打算带你去吃饭，我是让你送我去吃饭。”

“哎？你不能这样吧？”江南城一愣，兴师问罪地向陶天天的卧室走去，“饿着咱家小三儿也就罢了，你还打算饿着我啊！”

“小三儿还小不懂事，你二十好几的人了，就不能自食其力吗？”陶天天转身投给半倚在门口的男人一个不屑的白眼，又拎着手中的白色礼服往身上比了比，“这件衣服怎么样？”

“丑死了！”

看着江南城一脸嫌恶的表情，陶天天有所领悟地点点头：“那就这件吧。”

自知江南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权当他的回答是排除错误答案。看他还立在门口没打算离开，陶天天挑眉提醒道：“麻烦关门，我要换衣服。”

江南城“哦”地点头，不缓不急地走进卧室，将身后的门关上。陶天天无语凝噎。

索性背对着他开始脱衣服，就当身上的内衣是比基尼好了，反正海滩上大家都这么穿。

江南城看到那光滑的脊背躬成一弯旖旎的弧线，赤裸的双腿从棉布睡裙中跳出来，又钻进另一件。原本故作邪肆的目光闪烁着挪向一边，微凸的喉结不动声色地滑动了一下。

小妮子越发有定力了。

陶天天穿好衣服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来，看到江南城的嚣张气焰早就不如刚才，才不缓不急地解释起来：“我妈又给我介绍一对象，十二点约在蘅芜苑。”

“咱家那两个老太太是抽了什么风，怎么一前一后地把我们往外赶？”江南城烦躁地揪了揪额前的发梢，略有沮丧。

陶天天没吭声，开门向厨房走去：“你快些，我妈说这次我再迟到，爷爷都保不了。”

身后的江南城幸灾乐祸地摸了摸鼻尖，嘿嘿笑了起来：“咱妈越发有魄力了。”

厨房中，陶天天略有怔忡，微沉的目光投向不断翻滚转动的果汁机，狠狠咬了下右手食指的第二关节。

那是“她妈”，不是“咱妈”……

围在她脚边的拉布拉多“哼哼呜呜”地打起了转，陶天天才发现小三也跟了过来，躬身摸了摸小家伙厚实的脖子，算是安抚。

养了两年多，刚带回来时比矿泉水瓶大不了多少，如今已经学会了挑食、撒娇、卖萌。

从给小三起了名字的那天起，陶天天就下定决心要让她家的狗跟别家的不一样，要有个性，有脾气，要有范儿。所以，当隔壁家的萨摩耶已经学会点头、拜年、捡皮球时，她家的小三还只会吃喝玩。

后来陶天天决定要让小三掌握一门技术，于是，当江南城耍着少爷脾气让它叼拖鞋时，小三高贵又不屑地瞟了眼电视屏按了一下遥控器。为此，江南城错过了欧洲杯直播中那一脚可以载入史册的倒挂凌空抽射，然后和小三哥俩好似的掐在了沙发上……

车里，陶天天狠狠咬了口三明治，将喝了两口的鲜榨果汁递给一旁驾驶座上的江南城，含混不清地嘟哝：“一会儿你就自己解决午饭吧，楼下新开的那家鲁菜馆味道还不错，可以尝尝。”

江南城就着她的手喝了两口，示意要吃三明治：“要去藿芜苑还吃什么东西啊？”

“我上次就是饿着去的，那男人一直说，我就一直吃呗。”陶天天将剩下的三明治全部塞进对方的口里，擦了擦手，“然后人家就没看上我，我妈硬说就是因为我吃相太丑的缘故。”

“咱妈这倒是说错了。”江南城嘴角一撇，掩了眸底的精光，“人

家显然是因为你吃得太多，琢磨着娶回家太耗家底了。”

“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男人，不要也罢。”陶天天冷哼一声，若无其事地摊了摊手，“不过我现在也是吸取教训，不要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

“敢情你就这么急着要将自己张罗出去啊？”

“那倒不是。”陶天天从手提包中掏出睫毛膏，对着镜子涂了起来，“我就是觉得，就算谈不成也要我提出来，总是被拒绝那也太没面子了。”

江南城歪头看了眼一旁的女人，剔透玲珑的小脸认真地紧绷起来，一双水眸瞪的铜铃大小，对着镜子也不敢眨巴。

寡淡的薄唇扯出一道狡猾的弧，眼睫微闪。下一秒，车子猛然停住，江南城不出所料地听到了陶天天的粗口。

“不好意思。”看着她右眼上明显的一坨黑色，江南城强忍着坏笑示意前方，“红灯。”

陶天天抿着嘴顿了好久，终于平复了暴怒，狠狠擦掉眼睛上沾染的睫毛膏，才从牙缝中挤出三个字来：“没关系。”

她不生气，她是要去相亲的优雅淑女……

“我叫陶天天，再过两月二十六，身材长相如你所见，全身器官都是原装，自由职业，经济独立，没外债亦无存款。会做饭，不爱洗碗，喜欢睡觉，讨厌广告。没什么特殊癖好，但无法容忍男人饭前便后不洗手。我没耐心，等人超过三分钟就会脾气暴躁，我长得不贤惠，实际上也不贤惠，如果你打算找个德才兼备、秀外慧中、在家低眉顺眼、在外还要撑得了场面的女人，那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吧。”陶天天将目光从落地窗外消失不见的铁灰色车尾挪到坐在对面的男人身上，微微一笑。

素面朝天的小脸上盛满阳光，右眼眼尾还留有一抹淡淡的灰色痕迹，看起来好像微不可见的烟熏妆。

男人似乎还在怔忡，对上她明艳的瞳眸，不由得回神，情不自禁

地扯动了一下嘴角：“陶小姐你好，我叫刘洋。”

陶天天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淡定，不由得一愣。

刘洋似是不在意，转头示意一旁的服务生可以上菜了，然后才继续说道：“听伯母说陶小姐是作家，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没想到陶小姐说话都这么有趣。”

“作家谈不上，成天坐在家里倒是真的。”陶天天虚伪地咳出两声干笑，装模作样地喝起水来。

老妈不是说相亲对象是个“海龟”，怎么听他说话跟个书里走出的白面小生似的？

谈吐温润、笑容清婉、眉目俊秀、唇红齿白……是小倩姑娘喜欢的类型。

“我的情况伯母应该跟陶小姐说过了，只是不知道，陶小姐还有什么更具体的择偶标准吗？”刘洋清风拂面似的目光在陶天天的小脸上顿了顿才笑着说道，“当然，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我绝对没有饭前便后不洗手的习惯。”

陶天天对刘洋的印象因为这一句玩笑而加分不少，给面子地笑了起来。只是一听到“择偶标准”这四个字，脑海中却恍惚浮现出另外一张邪肆妖娆的脸。

“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七十一公斤，O型血，双鱼男，笑起来没有酒窝，眼睛却会像狐狸一样眯起来。熟人面前犯贱，生人面前装逼，偶尔穿着搞怪T恤恶作剧，也会将限量版阿玛尼穿出平面模特的气质来。最好姓江，如果能叫江南城那就完美了……”这些话，被她硬生生地咽进了肚子里。

再次抬头，眼中已经没了迷离的雾气。

“先吃饭吧，我都饿了。”正好端上的精美食物让陶天天转移了话题，她不动声色地咽了口唾沫。

刘洋没再说什么，笑咪咪地给她夹菜盛汤。陶天天原本已经做好

了矜持的打算，便再次破功，索性拿起筷子大快朵颐。

听刘洋介绍他这几年在国外的情况，陶天天有一句没一句地附和着，直到感觉终于有了饱足感，她才略有尴尬地提醒道：“你别老顾着给我夹菜呀，你自己也吃呀。”

这时，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眼来电显示，陶天天清艳的眉目微微蹙起，直到挂了电话，才略有抱歉地望向对面的男人：“不好意思，我突然有事，恐怕一会儿不能跟你去看电影了。”

直到陶天天将江南城从小区保安部领走，身后的王阿姨还在不住地抱歉念叨：“不好意思啊，陶丫头，我不知道他是你男朋友……”

陶天天没有解释，回头看了眼跟在身后一脸破败相的江南城，幸灾乐祸地讥讽：“瞧你长得猥琐样儿，穿着两万多的行头看起来还是地摊货，难怪王阿姨会把你当作小偷抓起来。”

“你还好意思说？”江南城一股气憋在胸口，现在终于找到出处释放，“你们小区的保安也有毛病，那老太太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他们见过开着阿斯顿行窃的小偷吗？”

“阿斯顿怎么了？阿斯顿也可能是偷来的呀。难道开好车就不闻不问？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我们小区的保安，那提供的是安全，肩负的是责任！责任……懂吗？”

“……”

出了电梯口，陶天天才边掏钥匙边问道：“你没事不进屋，在我家门口晃荡什么啊？”

“忘带钥匙了。”

“活该！”

“你这个没良心的！要不是送你去和奸夫相亲，我能大清早出门还被锁在外面吗？有这时间，我都睡了轮两回笼觉了。”

陶天天看到江南城英俊的脸上染着一抹愤恨，只是那句“没良心的”从他的口中说出显然太像小媳妇了，不由得嘿嘿一笑：“瞧你委屈的，我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江南城瞬间被安抚，门一打开就看到正蹲在玄关处等他们回来的小三，不由得暗自盘算着今后要不要教小三学会如何开门。

陶天天一边脱鞋一边指了指刚从超市买回来的一大袋食物：“有刚出炉的烤鸭，你去切切。”

“你不是不吃鸭肉吗？”

“给小三儿买的。”

“……”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点，我做好饭还要一会儿呢。”

“……”

“别让小三儿吃太多，给它切一半就行。”

“……”

“你把剩下的吃掉吧。”

“……”

于是，陶天天从厨房出来时就看到江南城和小三一个坐在沙发上靠着抱枕，一个窝在沙发下蹲坐在软垫，各啃了一半鸭骨头，互不侵犯。

江南城已经换了件衣服，T恤大短裤，这样的造型让陶天天想起从前他们一起上学的青葱岁月。这厮如今难得穿得这么休闲，平日里去公司，哪一天不是西装革履的？

他身上的那件黑色T恤陶天天认识，还是她给他买的，如今已经成为江南城少有的几件能看出古旧的衣服之一。就连衣服的标识都洗得泛白，可是穿在他的身上却好像今年上市的最新款。

陶天天心头一跳。江南城这妖孽，真是好看啊。

她漾着水波眸子闪了闪，红润的唇瓣微微一勾：“吃饱了就来帮我洗菜，你怎么这么没有主观能动性啊？”

江南城吐出嘴里最后一块骨头，抬头看她：“我可是你客人，你怎么能让客人进厨房呢？”

“抱歉。”陶天天好整以暇地耸耸肩，“我家可不欢迎不请自来、饭来张口的客人。”

江南城极不情愿地起身去厨房，当看到锅里正炖的美食，原本黯淡沮丧的眸眼顿时一亮：“天天，你做了板栗鸡呀？”

“嗯。”陶天天若无其事地切着菜，随口揶揄，“我不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嘛。”

江南城一面咽口水一面称赞道：“说实话，我每次吃板栗鸡都能想到你，就你这水平，跟蘅芜苑的厨子比起来也是不相上下啊。”

陶天天没再说话，听到身旁正在洗菜的男人心情颇好地吹起了口哨，她也无知无觉地勾起了嘴角。

可不就跟蘅芜苑的厨子似的？她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就为了在那儿拜师学艺，只因为他的一句话：蘅芜苑的板栗鸡真好吃哎。

第二天，陶天天还在刷牙，就听到隐约的敲门声音，胡乱漱了下，便抹着嘴去开门。

昨晚和江南城看电视到挺晚，早晨醒来已经天光大亮。要不是早就和苏烟约好今天去逛街，她必然会继续睡下去。

开门的瞬间陶天天一阵莫名，顿了顿，才反应过来站在门口略有眼熟的男人是谁。她下意识地扯了扯领口：“刘先生，你怎么来了？”

刘洋也是一愣，抬手摸了摸鼻尖，才说：“不好意思这么早来，打扰到你了。”

“是我起来晚了。”陶天天干笑两声，顾及面子，还是开门让对方进来，“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呀？”

“是我问伯母的。”刘洋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冒失，略有不安地搓了搓掌心，赶忙将手中冒着热气的纸袋递了过去，“听说你爱吃‘十七号’的包子，我就顺便带了些。”

陶天天笑着称谢，眉心却微不可见地蹙了起来。

谁都知道“十七号”的包子就算大清早去排队也要一个钟头，哪有“顺便”的道理？只是，她那个老妈实在是……

陶天天将早餐转手放到桌上，才客气地问道：“刘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一句话，已多了些疏离。

刘洋一边点头一边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黑色丝绒盒，陶天天一愣，下一秒才轻舒一口气。

“陶小姐，这是你的手链吗？”刘洋将盒子递给她，继续说道，“昨天你走了我才发现，掉在你座位上了。”

“我还以为丢了。”陶天天略有惊喜地接过，脸色温软不少，“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戴了挺多年，掉了怪可惜的。真是麻烦你了。”

“捡到就好，我还怕不是你的呢。”刘洋笑眯眯地说。

“其实你打个电话让我去取就好，不用专门跑一趟的。”

刘洋笑而不语，陶天天暗骂自己虚伪。又说了几句感谢，两人便陷入沉默，她下意识地双手环住了胸口，有些尴尬。

刘洋轻咳两声打破僵局：“陶小姐，你昨天走的时候也没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约你，所以我想，明天……”

“天天，我的内裤跑哪儿去了？”

江南城略带喑哑的声音突然响起，站在客厅的两人瞬间石化。

“哦，找到了。”江南城挺大声地嚷嚷，又埋怨了一句，“你怎么给我挂卫生间了呀？”

陶天天狠狠掐了掐自己的大腿，以此压抑住已经飞到嘴边的脏话。甚至来不及向刘洋解释什么，便看到江南城穿着一条三角内裤从里间走了出来。

看到客厅中央的男人，江南城全无意外，泰然自若地同他打了声招呼：“你就是天天那个相亲对象吧？”

说着，他还热情似火地投给刘洋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转头看到一旁桌上熟悉的标识餐盒，立马闻香扑去。

“还带早餐来了呀？”江南城不客气地将一个包子塞进嘴里，烫得他直吸气，却不忘含混不清地提醒，“天天喜欢吃蟹黄包，肉包也行，以后这个素包就不用买了。”

直到刘洋离开，陶天天才动了动僵硬的嘴角，却依旧发不出任何声音。眼见江南城马上就要将盒子里的包子扫荡干净，她终于忍不住一把抢过剩下的两个，迅速将一个塞进嘴里。

肉质松软鲜嫩，汤汁馥香浓郁……嗯，这刘洋怎么不多带一些？

将另一颗也吞入腹中，陶天天未有履足地眨了眨眼睛，随手接过江南城递上的纸巾，胡乱抹了下嘴。这才双手叉腰，凶悍而立：“江南城，你什么意思？”

“怎么啦？”江南城一脸无辜地抬头看她，“不就吃了你几个包子？大不了明天让陈凯给你多买些送来。”

“陈凯做个助理真不容易，不但要替你看公司，还要给你排队买包子？”陶天天说完狠狠摇了摇头，“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哪个？”江南城吃饱喝足，笑眯眯地伸了伸懒腰，“生气我把人家送的爱心早餐吃掉了？”

“江南城，你不要装傻！”陶天天咬牙切齿地怒斥，“你大清早疯叫什么？人家刘洋还以为我和你不清不白呢！”

“你和我？”江南城媚眼如丝，嘴角微微勾起，“的确不清白。”

陶天天觉得心口的那根弦被人猛地一弹，随手抄起沙发上的抱枕就向江南城砸去，下一秒已经抬脚钻进了卫生间。

她似乎忘了刚才已经刷过牙，又端起水咕嘟噜地漱起口来，直到尝到牙龈泛出了腥甜的味道，才拽下毛巾狠狠擦了擦脸。

卫生间外传来江南城放低姿态的道歉，带着些撒娇的口气：“你别真的生气啊！我错了还不行嘛？你昨晚不是说这个不对口味吗？我